

[名著百部]
MINGZHU BAI BU

中国现代文学

苏雪林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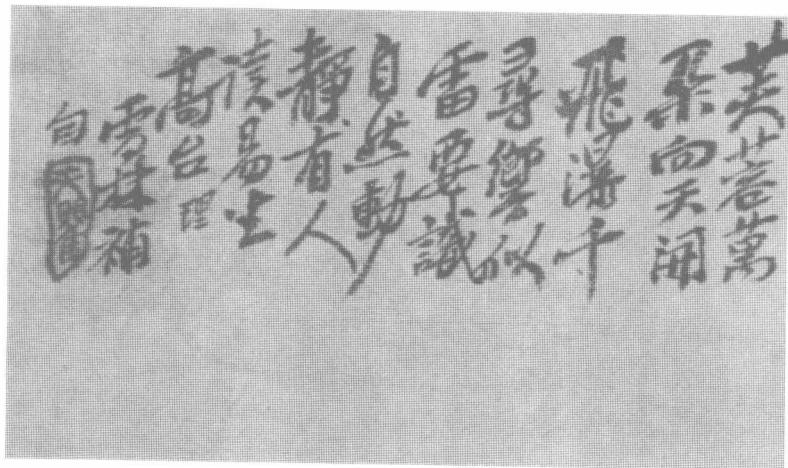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雪林



苏雪林手迹



苏雪林作品书影

目 录

散 文

绿天	3
我们的秋天	9
归途	22
溪水	29
乐山惨炸身历记	31
敌兵暴行的小故事	38
屠龙	41
寄华甥	46
奇迹	52
母亲	56
炼狱	59

青春	73
中年	81
老年	91
家	106
当我老了的时候	116

长篇小说

棘心	125
----------	-----

文 论

论李金发的诗	275
林琴南先生	283
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	288
关于庐隐的回忆	294
郁达夫论	300
《阿Q正传》及鲁迅创作的艺术	311
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	329
山窗读画记	338
苏雪林小传	345
苏雪林主要著译书目	346

散 文

绿 天

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，常常对我说：“我想寻觅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，建筑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见，在那里，你是夏娃，我便是亚当。”

我的脾气。恰恰和他相反，爱热闹，虽不喜交际，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来，但对于尘嚣，也同他有一样的厌恶，因为我的祖先，都是由山野出来的，我也在乡村中生活了不少时候。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呵！

康因职务的关系，住在S埠，我和他同居在一处，他每天到远处二三十里外的工厂里去上工，早上六点钟动身，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，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。

他上工去后，我就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沉沉寂寂，度过我水样的年华。偶然出门望望，眼只看见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，耳只听见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，我想念着我从前所爱的花，鸟，云，阳光……但这些东西不但闪躲着，不和我实际相接触，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了，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。

我曾读过都德《磨房文牍》，最爱那《西简先生的小羊》一篇。咳，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，虽然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，却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；幻想那垂枝的青松，带刺的野参华，银色的瀑泉。晚风染紫了的秋山，鼻子向着遥天，“咪！”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。

某年，即 S 埠为 50 年未有之大热所燃烧的一年，某月，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月，我们由 S 埠搬到 S 城里来了。

起先，康接着 S 城某大学的聘书，请他为大学理科主任，并允许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。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，理想那或是几间平房，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，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棵树，但这于我已经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，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，于愿已足，住房就说狭小，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，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；所以康接到聘书之后，心里尚在踟蹰不决，我却极力的怂恿。啊！西简先生的小羊，已经厌倦了栅和圈了，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。

康于是决定了赴 S 城教书的计划。

行李运去之后，康先去布置，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碎的东西离开了 S 埠。

我虽然在 S 城住过半年，但新房的路却不认识，同车夫又说不明白，我便到 H 女学校请校长洛女士引导，因为我曾在这个学校授过课，和洛女上颇有交情。

洛女士是美国人；性情极为和蔼，见我来很高兴，听见康也来 S 城教书，更为欢喜。她请我坐了，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，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，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。

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屋的话，洛女士说：“那屋子很好，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们能够赁到这样的屋，运气真不错呀！”

“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还羡慕我们的屋么？”我暗想。

喝完冰水后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，逆着刚才来的道路，沿着河走了十分钟，进了一堵墙，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，场中只有一个小茅庐余无别物，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，和一丛森森的树木说：

“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。”

推开板扉，走进那园，才发见了一座极幽茜的庭院。

呵！这真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！

走到屋前，康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，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，便作别去了。

等她转过身去，我就牵着康的手，快乐得直跳起来：

“有这样一个好地方，我真做梦也没有想到广

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地走了一转，这园的风景便都了然了。

园的面积，约有四亩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置于园的后进，屋之前面及左右，长廊围绕，夏可以招凉风，冬可以负暄日。

这园的地势太低而且杂树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有些潮湿。所以屋子是架空的，离地约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楼，其实并不是楼，房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积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园中尚有一个土墩，土墩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，和那一双秀丽的塔影。

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，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，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，和茛萝花，猩红万点，映在浅黄浓绿间，画出新秋的诗意。还有白的雏菊，黄的红的大丽花，繁星似的金钱菊，丹砂似的鸡冠，也在这荒园中杂乱地开着。秋花不似春花，桃李之秾华，牡丹芍药的妍艳，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，你想于温馨之外，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？你应当认识秋花。

讲到树，最可爱的莫如那株合抱的大榆树了，树干臃肿丑怪，好像画上画的古木，青苔覆足，长春藤密密的蒙盖了一身，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二百岁以上。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，紫藤花一株，附它的根蜿蜒而上，到了树巅，忽又倒挂下来，变成渴蛟饮涧的

姿势，可惜未到春天，藤花还没有开。不然绿云深处，香雪霏霏，手执一卷书，坐在树下，真如置身于华严界里呢。

有一株双叉的榆树最高，天空里闲荡的白云，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，树儿伸出带瘦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奋拿，似乎想攫住她们，云儿却也真乖巧，只永远不即不离的在树顶上游行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，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，臂伸得更长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风带了新绿来，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，老树的心也温柔了，它抛开了那些讨厌的云儿，也来和自然嬉戏。你看，她有时童心发作，将清风招来密叶里，整天飘飘缈缈地奏出仙乐般的声音。它们拼命使叶儿茂盛，苍翠的颜色，好像一层层的绿波，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，在树下仰头一望，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，也几乎看不见了，呀！天也让它们涂绿了！绿天深处，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！

“这园子虽荒凉，却富有野趣，”康笑着对我说。“如果隔壁没有别人搬来，便可以算做我们的‘地上乐园啦！’”

我没有答他的话，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，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：

杲杲秋阳，忽然变得炫目的强烈了，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。满园的树，也像经过了魔杖的指点，全改了样儿：梧桐亭亭直上，变成热带的棕榈，扇形大叶，动摇微风中，筛下满地日影，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，缀着满树大朵的花和累累如宝石如珊瑚如黄金的果实，空气中香气蓊郁，非檀非麝，令人欲醉。

长尾的猴儿，在树梢头窜来窜去，轻捷如飞，有时用臂儿钩着树枝，将身系在空中，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玩。骄傲的孔雀，展出它们锦屏风般大尾，带着催眠的节拍，徐徐打旋，献媚于它们的雌鸟。红嘴绿毛的鹦哥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，往来飞舞，不住地唱

出妙婉的歌声。

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哩，但它们都是驯扰不惊的，毛鬣壮丽的狮子抱着小绵羊睡觉，长颈鹿静悄悄地在数丈高的树上摘食新鲜叶儿，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，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，白象用鼻子在河中汲水，仰天喷射，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，引得河马们，张开阔口，哈哈大笑。

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，鳄鱼懒洋洋地躺在岸边，做它们沙漠之梦去了。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，并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的果子，只悠闲地盘在树上，有时也吱吱地唱它们蛇的曲子，那声音幽抑，悠长，如洞箫之咽风。

这里的空气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，尚未经过市场尘埃的溷浊，也没有经过潘都兰箱中虫翅的扰乱，所以它是这样澄洁，这样新鲜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，快乐，和庄严灿烂的将来。

林之深处，瀑布如月光般静静泻下，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。朝阴夕阳，气象变化，林中的光景也是时刻不同的：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时而隐于银纱般的雾里……

流泉之畔，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。那就是人类的始祖，上帝用黄土抟成的人，地上乐园的管领者。

……

“你又痴痴儿地想什么呢？我们进屋去罢。”康用手在我的肩上一拍，啊！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们依然在这红尘世界里。

世上哪有绝对的真幸福呢？我们又何妨将此当做我们的“地上乐园”。

一切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伤痕，一切时代的烦闷，一切将来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恼，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罢，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。

乌鸦，休吐你不祥之言，画眉，快奏你新婚之曲！
祝福，地上的乐园，祝福，园中的万物，祝福，这绿天深处的双
影！

（选自《绿天》，1928年，上海，北新书局）

我们的秋天

1 扁 豆

“多少时候，没有到菜圃里去了，我们种的扁豆，应当成熟了罢？”康立在凉台的栏边，眼望那络满了荒青老翠的菜畦，有意无意地说着。

谁也不曾想到暑假前随意种的扁豆了，经康一提，我恍然记起，“我们去看看，如果熟了，便采撷些来煮吃，好吗？”康点头，我便到厨房里拿了一只小竹篮，和康走下石阶，一直到园的北头。

因无人治理的缘故，菜畦里长满了杂草，有些还是带刺的蒺藜，扁豆牵藤时我们曾替它搭了柴枝做的架子，后来藤蔓重了，将架压倒，它便在乱草和蒺藜里开花，并且结满离离的豆荚。

折下一枝豆荚，细细赏玩，造物者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呵！它不但对于鲜红的苹果，娇艳的樱桃，绛衣冰肌的荔枝，着意渲染；便是这小小一片豆荚，也不肯掉以轻心的。你看这豆荚的颜色，是怎样的可爱，寻常只知豆荚的颜色是绿的，谁知这绿色也大有深浅，荚之上端是浓绿，渐融化为淡青，更抹一层薄紫，便觉润泽如玉，鲜明如宝石。

我们一面采撷，一面谈笑，愉快非常，不必为今天晚上有扁豆吃而愉快，只是这采撷的事实可愉快罢了。我想这或是蛮性遗留的一种，我们的祖先——猿猴——寻到了成熟的栗榛，呼朋唤类地

去采集，预备过冬，在他们是 fastest 的，到现在虽然进化为文明人了，这性情仍然存在。无论大人或小孩子——自然孩子更甚，逢到收获果蔬，总是感到特别兴趣的，有时候，拿一根竹竿，偷打邻家的枣儿，吃着时，似乎比叫仆人在街上买回的鲜果还要香甜呢。

我所禀受的蛮性，或者比较的深，而且从小在乡村长大，对于田家风味，分外系恋：我爱于听见母鸡咯咯叫时，赶去拾它的卵；我爱从沙土里拔起一个一个的大萝卜，到清水溪中洗净，兜着回家；我爱亲手掘起肥大的白菜，放在瓦钵里煮。虽然不会挤牛奶，但喜欢农妇当着我的面挤，并非怕她背后撵水，只是爱听那迸射在镗铁桶的嗤嗤声，觉得比雨打枯荷，更清爽可耳。

康说他故乡有几亩田，我每每劝他回去躬耕，今天摘着扁豆，又提起这话。他说，我何尝不想回去呢，但时局这样的不安宁，乡下更时常闹土匪，闹兵灾，你不怕么？我听了想起我太平故乡两次被土匪溃兵所蹂躏的情形，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2 画

自从暑假以来，仿佛得了什么懒病，竟没法振作自己的精神。譬如功课比从前减了三分之一，以为可以静静儿的用点功了，但事实却又不然，每天在家里收拾收拾，或者踏踏缝纫机器，一天便混过了。晚上在床上的时候，立志明天要完成什么稿件，或者读一种书，想得天花乱坠似的，几乎逼退了睡魔，但清早起床时，又什么都烟消云散了。

康屡次在我那张画稿前徘徊，说间架很好，不将它画完，似乎可惜。昨晚我花园里，看见树后的夕阳，画兴忽然勃发，赶紧到屋里找画具！呵，不成，画布蒙了两个多月的尘，已变成灰黄色，画板，涂满了狼藉的颜色，笔呢，纵横抛了一地，锋头给油膏凝住，一